



少年出英雄—— 毛節盛二度殺敵致果

王立楨

民國47年9月18日下午，臺灣北部的天氣異常悶熱，空氣中的濕氣似乎濃的隨時會凝成水珠，化成大雨傾盆而下，然而在這下與不下之間卻更令人悶的發慌。

作戰組簡報室裡的一台老舊電扇，雖然已經開到最大，但是所吹送出來的熱風對房間裡幾個穿掛整齊的飛行員來說，卻是起不了絲毫作用，每個人灰綠色飛行衣的背後都被汗水沁濕。作戰官站在牆上大地圖前，不停的揮動手中的那根細棒，指著臺海對岸的幾處敵軍機場與陣地，解說當天的作戰任務。

那天的任務是一批掩護偵照任務，12中隊的李南屏上尉受命於下午3點35分駕RF-84前往圍頭方面偵照，5大隊則派出四架F-86擔任掩護任務，那四架軍刀機的飛行員是：領隊詹承矩少校，二號機丁定中中尉，三號機董光興上尉及四號機毛節盛上尉。

對岸的人民解放軍自從8月23日開始對金門砲擊以來，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已經對那彈丸之地的小島發射了十多萬發砲彈。任何人都知道砲擊只是手段，敵軍的真正目的是金門或是臺灣本島就成了國防部官員心中的一大疑問，為了能準確的判斷敵軍的意圖，國防部下令空軍的第六偵察大隊每天不定時的對浙閩粵沿海各港口及機場進行空中照相，希望能藉著敵軍部署的狀況來判斷敵

軍真正的目的。為了掩護無武裝的偵察機，同在桃園空軍基地的第五戰鬥機大隊幾乎扛下了所有的空中掩護任務，8月23日以來在掩護過程中已有四次和敵機遭遇，其中8月25日及9月8日的兩次掩護任務中皆創下擊落敵機的紀錄。

作戰官仔細的將目標地區的敵我態勢講解給四位擔任任務的飛行員及一位預備機的飛行員之後，氣象官接著將海峽及目標區的天氣狀況也做出了簡報，當天桃園本場是密雲，海峽及金門上空都是疏雲，天氣雖然不是頂好，但是對於任務的執行應當沒有太大關係。

毛節盛上尉坐在簡報室裡仔細的將作戰官及氣象官所提供的資料擇要記下，雖然是四架飛機編隊出發，但是他知道一旦飛機起飛離場之後，他自己一個人在飛機上將是完全孤獨的，面對著詭異的敵情及變化多端的天氣，他必須事先掌握足夠的資料，才能在戰場上對敵人做出致命的攻擊，然後安全的返場落地。

任務提示之後，在前往裝具室著裝時，毛節盛突然覺得心中有著一股突來的壓迫感，似乎空氣中的濕氣剎時全凝結起來似的讓他透不過氣來，他趕緊穿上抗G衣，匆忙的抓起頭盔及降落傘之後便快速的走出裝具室，看著陰霾的天空，突然想起幾年前在一

次任務出發的時候，他也有著這種喘不過氣來的壓迫感……。

那天是民國43年的5月11日，分隊長金華上尉帶著他各駕一架P-47前往浙江沿海的大陳附近執行巡邏任務。那時中共在距大陳最近的路橋機場已駐有米格十五型的噴射戰鬥機，這對還是以螺旋槳式的P-47作為主力的國府空軍產生了不少威脅，但是對於剛從官校畢業到隊不久的毛節盛來說，那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卻將那種敵我不均的態勢當作一種挑戰，希望能以自己的技術來補足飛機性能上的不足，替國家在那種艱難的處境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

P-47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主力戰鬥機之一，雖然外型沒有野馬式戰鬥機般的流線，但是它強大的火力及結實的機身，加上可以讓飛機飛上三萬呎高空的發動機增壓渦輪讓它很快的成為歐洲戰場上的寵兒。五大隊在韓戰爆發，美軍恢復軍援臺灣之後，接收了一批美軍二次大戰後剩餘的P-47，那些飛機雖然不是新品，但是對於五大隊來說已是久旱下的甘霖，因為在沒有補充零件的情況下，原先的P-51野馬式戰鬥機已經不堪使用。

不過P-47也有它的問題，當初設計這型飛機的理念是讓它利用增壓渦輪飛行在兩萬呎以上的高空，所以設計座艙時注重的是如何讓飛機在高空寒冷的環境下有足夠的暖氣讓飛行員保暖，當初工程師們將發動機十八個汽缸的排氣管安排在座艙下經過後，再由機腹下排出，就是希望由高熱排氣管所散發的熱量來提供座艙在高空時所需要的暖

氣。而增壓渦輪是靠著高速的排氣來帶動，因此在高溫的運作環境下渦輪葉片要經常更換，以保持它的效率。二次大戰後這型飛機停產，渦輪葉片的補充也就成了問題，軍援的那批P-47在接收時就有許多增壓渦輪因為沒有補充葉片而失效，增壓渦輪失效的影響只是無法讓飛機爬到空氣稀薄的高空，在一萬呎以下的性能則絲毫不受影響，所以五大隊的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都是飛在一萬呎以下，而當初為了座艙保暖的排氣管設計，卻讓飛機在一萬呎以下飛行時，座艙中的溫度會高到無法忍受的地步。那時每個飛行員在出任務時都會帶著一壺水上飛機，以補充身體在高溫下流汗而失去的水分，而往往在飛了幾個鐘頭之後，座艙中的溫度高到不但讓金屬的水壺燙到無法對嘴，壺中水的溫度更是熱到可以泡茶的地步！然而當時國府空軍的飛行員並不以此為杵，因為他們知道在當時的艱難況下他們是沒有選擇武器的權力的。

那天當金華及毛節盛那兩架飛機在接近披山附近時，毛節盛在座艙中望著翼下的海岸線，心中突然湧起了一股驀然的鄉愁，祖籍浙江奉化的他雖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因為抗戰的關係離開家鄉，對奉化的印象其實並不是很深，但是在撤退到臺灣之後的這幾年間，他卻經常的會想起那塊既陌生又熟悉的故土，尤其是在他飛臨浙江沿海時，這種感覺尤其強烈。

當時他們的位置是位於披山東南八浬左右向北飛行，毛節盛飛在長機的右後方，就在他向左方的大陸海岸線望去時，突然發現



飛在他左方不遠處的長機四周有著一些發光的物體在飛竄著，他一時還沒意會過來是甚麼東西，轉頭往長機後方望去時，只見一架後掠翼的飛機正由後上方對著他的長機衝去，機頭附近的槍口一閃一閃的冒出火光，顯示著他正對著金華的飛機開火。

「Leader, Boggy at your 6 o'clock high, Break! (長機，敵機在你的後上方，快閃!)」毛節盛緊張的按下通話按鈕，通知長機。

金華上尉在聽到毛節盛警告的同時，也發現了敵機正在對他開火，他立刻蹬下左舵同時向左壓桿，急急的將飛機向左轉去，毛節盛也緊跟著他向左轉去。

這種兩機向同一方轉去的戰法，是當時的標準戰術之一：如果有敵機在其中一架飛機後方，被敵機咬住的那架飛機該向友機的反方向轉去(當時毛節盛飛在金華的右邊，所以金華向左轉去)，這樣僚機可以在跟著長機轉去時，將跟著長機的敵機咬住，替長機解圍。

P-47是螺旋槳式的慢速飛機，轉彎半徑比米格十五噴射式的戰鬥機要小許多，為了要咬住金華上尉，跟在他後面的那架米格十五將襟翼及減速板全都放出，這樣整架飛機就像一個大風箏似的掛在空中，緩緩的跟著金華向左轉去，那時毛節盛已緊跟在那架米格十五的後面也轉了過來。

毛節盛雖然不是第一次執行作戰任務，

但是卻是他第一次在空中遇見敵機，他坐在座艙中幾乎不敢相信那架米格機就在他的正前方，瞄準器的光網已經將那架米格十五鎖住，他本能的將機槍扳機扣下，雙翼上八挺五零機槍的火流立刻對著那架敵機掃去。

八挺五零機槍的後作力將毛節盛的那架P-47震的渾身抖動，他幾乎無法看清楚座艙裡儀表上的顯示，但是看著前面的那架敵機他卻不敢鬆開扳機，敵機機身上發出了一陣陣白熾似的光點，毛節盛知道那是子彈打到敵機機身上所產生的反光，知道敵機已經中彈以後，他更不願放鬆扳機，繼續將敵機籠罩在強大的火網中。

突然間一個白色發亮的物體由敵機上飛脫，毛節盛頓時覺得在機槍強大火力的攻擊下，敵機已經開始解體，馬上就會墜落。然而敵機卻在那時將減速板及襟翼收起，並開始爬高，毛節盛順勢也拉高機頭，想繼續攻擊敵機，但是螺旋槳機的推力究竟無法與噴射機相比，他的飛機本來就因轉彎而速度減小，再一拉高機頭速度就掉的更快，很快的雙翼就開始發抖他知道那是飛機失速前的徵兆，於是他頹然的鬆下機頭，眼睜睜的望著那架米格十五在他前面從容的爬高離去¹。

那天的短暫遭遇雖然只有一分多鐘，但是那架敵機高聳的尾翅及爬高時尾管所噴出的火焰卻成為毛節盛此後多少年間的夢魘，多少次他從夢中驚醒，夢中的影象都是那架米格機竄逃爬高的一幕！

1 毛節盛當時擊中那架米格十五的座艙附近，飛行員保錫明的臀部與腿部中彈負傷，座艙內也因曳光彈引起燃燒，座艙內的煙霧使保錫明看不清楚儀表狀況，所以他有棄機跳傘的慾念，但當他將座艙罩彈掉之後煙霧也隨之而去，他才發現飛機其實受創不大，於是他沒有跳傘反而將飛機飛回陸橋機場落地。

「毛毛！別站在那發呆，該上車了！」董光興上尉從後面拍了毛節盛一下，將他由記憶中喚回。毛節盛這才警覺到其他幾個人都已從裝具室出來，正預備登上吉普車前往停機坪。

八二三砲戰期間因為任務頻繁，地勤人員不眠不休的在棚場裡加班，就是希望所有的飛機都能在白天成為戰備妥善機。那天當毛節盛那一夥人抵達停機坪時，他們發現除了他們的五架飛機之外(四架任務機加上一架預備機)，還有另外五架也在停機坪上加油，原來還有另外一批在他們之後一小時起飛前往金門地區做威力巡邏任務，看著停機坪上排列整齊的十架軍刀機及地勤人員精神抖擻的陣容，毛節盛頓時感覺到就是這種士氣及空地勤人員的團隊精神，使位處孤島的國軍能在共軍瘋狂的砲擊金門一個月之後仍然能立於不敗之地。

圍著飛機做完起飛前的三百六十度檢查之後，毛節盛迫不及待的登上飛機，悶熱的氣候加上全副的飛行裝備使他全身已被汗水濕透，他只希望能早一些將飛機啟動，讓飛機上的空調將周遭的環境變成可以忍受的範圍。

地勤人員看到毛節盛做出的啟動手勢之後，將氣源車的高壓氣導入那架F-86的J-47軸流式噴射發動機，毛節盛聽見那高頻率的空氣衝進發動機的那一剎那，將眼睛掃向儀表板的發動機轉速表，當轉速到達啟動標準時，他將油門推到慢車階段，很快的發動機開始了低沈的嘯聲，尾管溫度開始爬升，其它發動機相關的儀表也開始向順時鐘方向轉

動，這表示發動機已經順利啟動，他仔細並快速的將所有儀表檢查過一遍，確定所有指示都在正常範圍內之後，便向停在左側的董光興上尉做出OK手勢，董光興上尉點了點頭，然後鬆開剎車帶著毛節盛滑了出去。

就在那五架軍刀機滑向跑道時，李南屏上尉的RF-84已經在五號跑道頭停妥，準備起飛了，這一個月以來他們那群偵察機飛行員們每天在敵人砲火間進出，將敵軍陣地的相片完整的呈現在決策當局的手中，雖然立下了不少戰功，但是一般民眾所熟悉的都是那些在空戰中直接參與作戰的飛行員們，相形之下，偵察機的飛行員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李南屏的RF-84起飛之後，詹承矩少校所率領的五架軍刀機也在跑道頭的45度邊停妥，五組軍械人員見軍刀機停妥之後，衝到那五架軍刀機的機頭兩邊，將兩側機槍的艙門打開，並很快的將那六挺五零機槍上膛，整個上膛手續只花了不到三十秒鐘。

偵察機起飛三分鐘之後，擔任掩護的軍刀機群於下午3點38分也由桃園機場起飛，對著金門方向飛去。當飛機爬到兩萬呎時，長機詹承矩少校下令各機將武器電門打開並試槍。在那個幾乎每次任務都會與敵機遭遇的時代，如果因為機槍發生故障而導致無法接敵的話，軍械部門是擔不起這個罪名的，所以在那段期間極少有飛機的武器系統發生故障，那天也不例外，五架飛機在海峽上空試過槍，知道機槍狀況正常之後，長機通知預備機回航，四架任務機隨著戰管的指示與偵察機會合之後對準金門對岸的圍頭方面飛



去。

在戰管的指揮下，偵察機與掩護機群由圍頭的東北方向圍頭接近，由三萬呎的高空向下望去，金門及附近廈門與圍頭附近的海岸正被一層疏雲掩蓋著，飛在那四架軍刀機右前方的李南屏在得到戰管通知，目標附近並沒有任何敵機之後，向右一壓翅膀對著圍頭方面俯衝而去，他必須飛到雲層底下才能拍攝到地面設施的相片。

在李南屏飛下去拍照的時候，戰管將掩護機群帶到圍頭的正上方，讓他們在那裡盤旋等待。那時四架掩護機群已成戰鬥流動隊形，毛節盛飛在董光興的右後方約一哩半處，他仰首藍天俯首白雲，那種氣氛讓他覺得天地間似乎一片祥和，然而他知道在那一片白雲的下面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砲戰，由八月二十三日開始到那天已經快一個月了，彈丸之地的金門及對岸的廈門在那段期間所遭到的砲擊數量，已經超過前幾年間兩方互射的總和，而這種似乎漫無止境的攻擊，最終目的是金門或是臺灣本島？作為一個空軍軍官，毛節盛覺得不管共軍的最終意圖是什麼，他及他的同僚們是可以擋住那股洪流的。

就在李南屏剛開始進入IP點不久，戰管的雷達銀幕上出現了一些光點，管制官知道中共的攔截機群出動了！

「Escort Flight, Boggy 2 o'clock high, 20 哩。(掩護機群，敵機右前上方，二十哩)」四架掩護機飛行員的耳機裡傳來了戰管的警告。

二十哩(三十六公里)對陸海軍來說都是

相當遠的距離，但是對空軍的噴射戰鬥機來說卻只是一兩分鐘的事，為了確保偵察機的安全，詹承矩及其他三位飛行員都對著右前上方望去，希望能及早發現敵機的蹤跡，然而仍然是藍天一片，沒有任何米格機的蹤影。

毛節盛因為飛在整個編隊的最右側，他首先在他的三點鐘上方發現了四個銀色的小點。

「Boggy ! 3 O'clock high ! 」毛節盛按下話鈕向友機示警。

就在那時李南屏也向戰管報告他已經將敵人地面設施及軍力集結的狀況拍下，正在飛離目標區，於是戰管通知他立刻回航。

原先只是四個小銀點的敵機已經飛到掩護機群的四點鐘方位，長機詹承矩少校正帶著整個編隊向右轉去準備接敵時，四架敵機已經近到可以看出飛機的外型了，而且正將副油箱拋棄並由掩護機群四點鐘方向的上方俯衝而下，頓時那四架軍刀機被迫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

「Escort Flight, Salvo ! 」為了能讓軍刀機更靈活的應戰，並及早擺脫右後方而來的敵機，詹承矩少校下令各機將副油箱拋除。

因為當時掩護機群是在向右急轉，飛在外側的詹承矩及丁定中兩架飛機就成了敵機第一輪攻擊的目標，但因敵機射擊時的提前量不夠，子彈都落在軍刀機的尾流裡，但是那一連串的曳光彈光痕看在毛節盛眼裡卻一下子將塵封中的回憶打了開來，剎那間他頸子後面的毛髮一下子全立了起來，他知道在他與敵機之間那天將有一個人無法安全回家

了，這是拼命的時候了！

詹承矩及丁定中兩人在躲過了敵機第一波的攻擊之後，繼續拉昇很快的就飛離了毛節盛的眼界，那時毛節盛只看見左前方的董光興上尉也在拼命的向右方爬高，那時他已經看不見身後的敵機，但由身旁飆飛而過的曳光彈卻在警告著他敵機就在他的後方！

飛機在爬升中所產生的巨大G力使身上的血液像是全衝到下半身似的讓毛節盛眼前開始發黑，緊抓著駕駛桿的右手在過度用力之下開始顫抖及酸麻，然而他卻不敢放鬆帶桿的力量，幾秒鐘之後他恢復了視力，發現在急轉爬升之後軍刀機已經由劣勢中轉出，他已經轉到敵機的七點鐘位置！那是因為敵機是由上俯衝而下速度極大，而軍刀機卻由下而上速度減小，兩機之間因為速度的差異而導致轉彎半徑不同，毛節盛在拉到頂點做出筋斗轉出時敵機尚未完全轉出。

「Four！不要跟著我了，自己找目標上！」毛節盛由耳機中聽見三號機董光興上尉的呼叫！於是他對著右前下方的那架飛機衝去！

敵機在那時大概也發現他已喪失了高度的優勢，於是沒有繼續迴轉，他反桿反舵向下衝去，這反而給了毛節盛一個相當好的機會衝到敵機的尾部。

那架敵機在瞬間由獵者變成獵物，心中一定極為不甘，他不斷將飛機做出一些逃避的大動作，希望能擺脫緊跟在他尾部的毛節盛，但是毛節盛以他豐富的經驗〈那時國府的軍刀機飛行員每個月的飛行時數都在三十

小時左右，相對的中共飛行員每月只有五小時左右〉卻始終將敵機保持在他前方六十度的範圍之內。

雖然緊跟在敵機的後方，毛節盛卻很難找到開槍的機會，因為敵機在他前面始終以不可捉摸的方式上下左右亂竄著，瞄準鏡的光網一直在毛節盛的眼前跳動著，無法將敵機鎖住。有幾次光網在敵機機身上掃過，毛節盛也趁著那機會扣下扳機，將一串五零機槍的子彈對著敵機射出，但是那些子彈似乎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對敵機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兩機纏鬥間幾乎所有想像得到的飛行技巧都用上了，毛節盛緊跟在敵機後面只覺得眼前一會兒是藍天，一會兒是大海，抗G衣也不斷的根據飛機的狀態而充氣與放氣。毛節盛記得開始接敵時的高度是在三萬六千呎左右，那一連串的爬升與俯衝之後他已不確定自己的高度，他抽空望了一下儀表版上的高度表，發現當時的高度已經低過一萬五千呎，而且兩機都還在以大角度對著海面俯衝著。

軍刀機的座艙在空調控制的情況下該是常溫的，但是毛節盛卻覺得額頭上的汗珠不斷著順著面頰流下，他眨了眨眼睛，眼前的那架敵機已由一個模糊的銀色機身，變成了一個清晰的外型，米格十七高聳的尾翅似乎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前面。看著那高聳的尾翅，幾年前在披山外海的那一幕，又在腦海中浮現，不同的是這次毛節盛的座機已不再是無法與米格機匹敵的螺旋槳式戰鬥機了，就在那時瞄準器的光網套住了敵機的機身，

毛節盛摒住呼吸，將機槍扳機扣下，六挺五零機槍剎那間對著前面的敵機噴出了六道火流，敵機在瞬間慢了下來，然後就像電影中慢動作一樣，敵機開始冒出黑煙，接下來左翼由翼根處脫落，整架飛機開始向右滾轉，緊接著敵機的飛行員就由座艙中彈射出來了。

毛節盛目睹敵機的飛行員彈射出來之後，立刻將飛機拉高，因為那時他的高度已經不到一萬呎了，在爬高的同時，他檢查了一下儀表板，發現他當時的位置是在金門與同安之間，而他的燃油在經過那一場激烈的空戰後已經只剩下一千兩百多磅，是返回基地的最低油量了。然而滿天凝結尾的痕跡，卻沒見到任何飛機，於是他按下油門推桿上的通話按鈕，呼叫長機。

那時長機與丁定中中尉已經擺脫了敵機

的攻擊正飛在金門上空，董光興上尉將他所追擊的那架敵機擊落後也正在飛往金門上空與長機集合當中，於是毛節盛也將飛機轉向金門，前去與長機集合。

當天除了毛節盛與董光興各擊落一架米格十七之外，在他們晚一小時出發的另一批軍刀機也在虎頭山附近與中共機群遭遇，那一批的戰果比毛節盛這一批更精彩，竟創下擊落四架敵機的紀錄²。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University of Hartford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經國號戰鬥機(照片提供：葉秀斌)

2 第二批的四位飛行員是：長機孫嗣文少校，二號機陸養仲少尉，三號機林文禮上尉及四號機劉心業中尉，是役每一位飛行員都擊落一架敵機。